



中国资本主义漫谈

ZHONGGUOZIBENZHUUYIMANTAN

隐秘战线 著

· 红色中国 ·

中国资本主义漫谈

隐秘战线 著

· 红色中国 ·

目 录

| | |
|-----------------------------|-------|
| 香港..... | 5-9 |
| 半外围与“抄袭”的历史必然性 | 10-17 |
| 上海 | 18-23 |
| 反动小资产阶级“精神祖国”现象的诞生与发展 | 24-30 |
| 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 的“总无能狂怒期” | 31-37 |

香港¹

自2019年香港自由派小资在帝国主义情报机关支持下，以“反修例”为名发动颜色革命暴乱后——国内民族主义者中呼吁“支持大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以求能有取代香港地位者”的呼声，曾一度甚嚣尘上。尽管这一呼声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香港国安法》的推出、俄乌战争爆发以及佩洛西窜访台湾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而逐渐不了了之，但是考虑到香港这座城市和香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今天我就写一篇文章，来向大家简要介绍和解释关于香港与香港资产阶级的一些问题。

一、“陆港矛盾”是典型的“一国内之核心半外围矛盾”， 且在目前的中资政权统治下是无解的

“陆港矛盾”，香港人称“中港矛盾”（“中国”等于“中国大陆”这一定义，是香港人的传统艺能不能不品尝），指的是中国大陆与香港两地之间，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矛盾与事件之统称。其内容与形式多种多样，但是都可以用“核心与半外围地区间矛

1. 这篇文章发表于《红色经济观察二零二四年第八期》发布前一个月，结果香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大大超乎我在发表本文时的预料。——作者注

盾的表现”这一句话来概括。在具体上，香港人会不满大陆人“素质差，不尊重香港本地文化”，且老一代香港人还对中资政权抱有高度敌对情绪等等；而大陆人除了对香港人反共的政治立场不满以外，同样也不满于中资政权对基于香港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转移支付”等方式向香港提供剩余价值的做法，这一不满又会因为香港人对中资政权的敌对情绪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这一切“责任全在中资”。

二、核心与半外围之间的矛盾主要以什么方式体现？

一般来说，核心与半外围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多以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的形式出现——这也符合红中网对核心半外围矛盾的论断：即核心国家和地区力求从半外围国家地区攫取大量剩余价值，从而导致后者始终无法拥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来对内实行阶级妥协以维护资产阶级专政。是的，中资不仅对外要向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集团输送剩余价值，还要向本国的核心地区——中资政权统治下的各大主要城市输送剩余价值。而在这些主要城市当中，香港由于地位独一无二，被分配到的剩余价值是最多的。

此外，核心与半外围地区间矛盾的另外一种更加常见且隐蔽的表现形式，是地域歧视：在中国，东北地区由于资本主义复辟开始，其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从“新中国长子”变成了“投资不过山海关”——可谓是受尽了小资产阶级们的白眼，哪怕是到了今天东北地区的经济，与南方地区甚至华北地区相比也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善。

反观香港，由于在中资政权中的地位独一无二，加上是唯一一座有着外国长期统治历史的城市（自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算起，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若是按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算起英国殖民香港则有逾一个半世纪），香港尽管自回归后多有忤逆中资意志的做法，但是在国内互联网上依旧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吹捧：在国内互联网上有“三大爷”的说法，分别是“京爷”、“沪爷”

和“港爷”——即生活在北京、上海和香港这三座城市且拥有当地户口居民的称呼（尽管这些称呼视语境不同可能会带有戏谑嘲讽意味），而在粤语中，除了将广州称作“广府”以外，香港也喜提“港府”为其民间尊称。

三、香港资产阶级在国际，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香港资产阶级与中资、台湾、南朝鲜等极度仰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生存的买办资产阶级不同——经过英国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香港资产阶级与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深度融合。有鉴于此，说“港资是地地道道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出身的资产阶级”，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而香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的确占据着一个核心的地位（虽然不能排除英国资产阶级有意扶持的成分在里面）。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即便不与香港资产阶级同辈，那也至少是香港资产阶级的生身父亲，而港资与中资之间，更像是继父子关系。

不过对于港资这个“儿子”来说，中资这个“继父”是个彻头彻尾的暴发户，很是让他瞧不起：论搞资本主义，港资的底蕴跟中资比那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说港资是中资的师傅、老师都不为过。一个正米字旗出身的核心资产阶级，现在竟然要看中资这个半外围资产阶级的脸色做事，不得不说确实有“辈分颠倒”之嫌——港资心里想的应该是：“你在叫我做嘢？”（你在教我做事？）；而中资想的应该是：“点解畀我继子当徒弟？”（为什么我要给我继子当徒弟？）。因此我的判断是：“港资与中资虽同为从人民身上攫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但是二者相处并不融洽”。

四、港资与中资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由于港资的历史底蕴对中资是完完全全地降维打击（港资论辈分跟日本资产阶级是同一辈），我合理怀疑中资历史上曾有一段时间公开“向港资学习”，认过港资当自己的师傅，请教怎么“搞资本主义”。不然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资直到2019年颜色革命暴乱后，才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介入香港的内部事务。而在这之前的香港，即便已经发生过无数次颜色革命暴乱（最近一次大规模的小资暴乱是14年“雨伞革命”），中资也没有采取像19年那次一样强硬的回应。而港资与中资之间的关系，往小了说可以看作是中资与英国资产阶级关系的间接表现——而往大了说则可以视为中资与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资产阶级集团间关系的间接体现。港资这个英国过继给中资的“儿子”，要是在中资那里“受了气”、“受了委屈”，英国资产阶级这个“父亲”是一定要来帮忙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英国资产阶级作为香港资产阶级的“父亲”，给自己的儿子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五、香港在中资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真的下降了吗？

答案是：不仅错，而且还不降反升了！这就涉及到了中国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客观条件，与其积极寻求地位上升的主观愿望之间的矛盾了。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免得有同志和网友会犯糊涂：19年香港自由派小资暴乱的时候，美国是以特朗普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执政。特朗普集团的策略是“痛击中资，保护本国无产阶级和工业，以求对内重建社会契约”，这种做法早在一年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如今梅开二度，不仅又吃了一轮制裁，还让香港在事实上得到了超过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地位——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出国前往核心国家的话，你极有可能只能在香港坐国际航班才能去。而且香港跟北上广深等大陆一线城市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香港的地位下降将在国际上对中资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毕竟继父子之间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人们第一时间肯定是想继父的问题。

六、要想了解一个中国人对中资政权的看法， 不妨问问他对深圳这座城市是什么看法

深圳，一个矮子用潇洒哥方式创造出来的“国际化大都市”，就跟中国资产阶级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发户”。它的发展史就如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史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空有着一副一线城市的体量，然而公共服务机构等却全是二三线城市的水平。不仅要受整个粤港澳的无产阶级蔑视，甚至外省前来打工的无产阶级都未必在心里正眼看过深圳一眼。可以说深圳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象征，中国人民如果要在深圳和香港之间二选一的话，深圳必定落得个惨败结局。

七、四十年对一百五十年，优势在我

说来也挺为深圳这座城市感到同情，我不是深圳黑——但是让深圳同香港竞赛就是输在起跑线上，就不能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建经济特区？深圳这地方，经济上强敌环伺：南有香港北有广州，简直就是个广东的波兰。我知道中资是把自己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上升的希冀寄托在了这个小渔村身上（因为香港当年也是个小渔村），可是中资的这种揠苗助长的做法不仅无视自己的客观实际，还让无产阶级对深圳这座“速成鸡”城市的负面情绪远超香港，也算是一大奇谈了。

二

半外围与“抄袭”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小京都”再現した街が1週間で営業停止 揺れる対日感情》

《中国、京都の街並み再現した商店街 一時営業停止【あさチャン!】》

《【中国】“JK制服”が人気 “ロリータ”に“漢服”も…拡大する「3つの穴」 市場
3000億円規模のワケ》

以上是上一篇文章最后给到的视频链接，内容与本篇文章有关。

不知从何时（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开始，“抄袭”特别是中国“抄袭”核心国家设计，制造各类工艺品与文化产品的做法，开始在国内互联网上成为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以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就“知识产权保护”这一话题，对中国资本主义大加鞭挞的文章言论更是屡见不鲜——曾经的我也是这支“批判大军”中的一员，而到了今天，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对于“中国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总是喜欢抄袭”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基于深刻理解所给出的答案，那就是：“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模仿’行为，是由自身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而且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在生活中是明确回避使用“抄袭”这一词语的，因为它已经有了政治色彩。

那么首先，我在文章开头先回答这个问题：

一、“抄袭”二字是怎么沾染上小资产阶级的恶臭气息的？

一部分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同志和网友们可能知道，在国内的一家名叫“哔哩哔哩”的网站上，有一个名叫“MKEric”的视频博主，他的《中国山寨大百科》系列视频有一定的名气——而在这些将中国“抄袭”产品与核心国家出产原品对比视频下方的评论区与弹幕（视频中出现的即时评论）中，对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抄袭”行径，“义愤填膺”、“口诛笔伐”者大有人在。而这些视频的原作者却在某一天不失“幽默感”地表示：他的这些视频本身，就已经“抄袭”了日本的《日本山寨大百科Copycat》（日语原名《日本パクリ大百科》），这就让那些发表在评论区和弹幕中猛烈抨击“抄袭抄袭，你国只会抄袭”的发言，变得格外地具有一股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恶臭气息、一股强烈的无力感——甚至还有几分好笑。

“中国制造”——从一开始就与“假”、“冒”、“伪”、“劣”这四字密不可分。这一在世界范围内极为低下的口碑评价当然要归咎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与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瓦解，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积极接受核心国家产业转移的事实。但是，小资产阶级“崇洋媚外”，对核心国家整体十分甚至九分谄媚的态度，恐怕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来自核心国家的进口商品，对比国产商品形成了除价格外几乎全面的优势——相信上了些年纪的读者应该还对九十和零零年代日本电器品牌独霸中国市场的场面印象深刻：松下、日立、东芝、三洋、索尼、夏普这些都是当时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而小资产阶级就在其中不知不觉地扮演了促进市场推广的角色，不仅仅是九十年代、零零年代——直至今天每当有一定名气的外国品牌进入中国时，他们就不自觉地打起了广告。

而当这些外国品牌的中国同行推出他们自己的同类产品时，这些以锦衣玉食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们，就如同被激怒的马蜂一般一拥

而上——以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看看这个“新”产品究竟哪里像了他们的外国主子推出的“正”品。

如果中国人买东西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它有多好”，而是“看它像什么”——问题可就大了。这种“恶臭”现在已经蔓延到了武器装备领域——今天说中资军队新推出的某款载具是“鳖XX”，明天说朝鲜人民军测试的某款高超音速导弹是“主体XXX”，好像没有交二两银子，拿到那张纸，就做出和原品相似的东西便是“铁证如山”的“抄袭”事实了。

那我倒想问问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们一个问题：邓小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有没有给美国交版权费？美帝给他的《资本主义制度授权生产许可》在哪里？

二、最伟大的抄袭：“摸着石头过河”

是，如果抄袭就应该补交版权费用加罚款的话，也难怪中资给美帝国主义贡献了这么多剩余价值：毕竟资本主义是中资的再生父母。但是邓小平的这句“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是可以看作“公开鼓励抄袭”的表现呢？我看你们从来没讨论过，毕竟你们还是知道谁给了你们这么大的权力，毛主席可没有——毛主席当年怕是急着批斗你们还来不及。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句“摸着石头过河”给了中国企业抄袭的“御准”，中国企业在制造各类产品时往往倾向于参照核心国家已有的设计，而且几乎从来不交版权费：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把“抄袭”这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才会赶忙给原厂家交一笔钱谢罪。不仅是大企业，连地方上一些小厂子也是如此：那些曾在乡村生活过的读者们，应该对一些酷似原厂包装外形的香皂、洗发水、沐浴露、牙膏等生活用品有一定的印象，一句话就能让做这些的厂家懒到连包装都直接照抄，放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没几个人。

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抄袭产品屡出不穷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一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攫取到剩余价值不如核心国家，还要将剩余价值的大部上交给后者——这就决定了半外围国家的政府始终拿不出足够的剩余价值用于对内社会改良，而中国又不像俄罗斯和巴西那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供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割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韭菜”上。而这一宏观情况具体到企业上便是：在生产商品之前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设计等前期环节，于是大规模地采用抄袭市场上已有的畅销产品设计做法，而这种做法往往在市场上会遭到来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客户抵制——收入减少，从而梅开二度以求增加盈利，然后又是一个循环。

这一过程与我以前谈到的关于“为什么中国做不出高质量电子游戏”的文章中所阐述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所导致的：原创要花钱，可是中国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连政府都无法留足够的剩余价值给自己，又何谈底下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企业呢？

三、“抄袭”是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色不能不品尝

中国小资产阶级曾有一段时间视德、日两国为“后发国家”中的榜样：确实，无论德国还是日本在全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不折不扣的后发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也不低——德国是核心国家的顶层，常年仅次于美国；而日本则是除南朝鲜以外亚洲唯一的核心国家，更曾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国跟帝国主义强国。即使这两个国家均为二战战败国且在战后都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庇护，但是两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都未曾失去核心国家地位。平心而论，但从经济上看中国小资产阶级，无论是自由派还是民族主义者，视这两个国家为榜样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

然而两国在历史上均存在抄袭核心国家工业产品的情况：在今天，无论“德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虽历经数次丑闻，但在世界范围内仍是优质产品的代名词——但是在一两百年前的世界却绝非如此。在十九世纪，英国是当之无愧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兼霸主，而那时的德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只能叫作“德意志邦国”。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前，这里大量的农村与城市地区都处于半外围资本主义的地位——而这些德意志邦国的制造业，即便是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都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抄袭核心国家英国制造各类假冒伪劣产品。

这些由德意志邦国以及后来德意志帝国制造的工业品，外形上与英国原品基本相当：然而其质量却远不如英国原品，有的在价格上还与英国原品基本相当。更要命的是当时的英国并没有法律规定产品必须标注原产国，使得买到德国假冒伪劣产品的英国人民大呼上当，当时甚至还有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向英国人民介绍如何鉴别英国正品跟德国假货。德国产品严重损害了英国厂家的市场声誉，最终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在1887年推出了《商标法案》，规定市场上流通的所有商品都必须标注原产国；此举被认为是对“德国制造”产品的明确歧视，也促使正在与欧洲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德国资产阶级下定决心挽救“德国制造”的低劣声誉。随着德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并成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后，“德国制造”的声誉得以彻底扭转，最终一举成为“质量优良”的代名词。冷战爆发后，西德与东德生产的各类工业产品，更是分别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中赢得了极高的口碑。

而“日本制造”，则是在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浪潮中出现的：在这之前日本还只有手工业，随着日本资产阶级政府不断鼓励所谓“开化革命”，积极从欧美等核心国家引进工业技术后——日本开始逐步上升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此时的日本开始面对比德国更加严重的客观条件制约：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瘠且地形多为山地，本土不如德国那般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可以满足早期工业化的需

要；这便导致新生的日本资产阶级不仅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自然资源，还进一步使得工业产品的设计阶段所能够消耗资金大幅减少。以上种种，让日本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走上“抄袭”欧美核心国家产品的道路：一个经典的例子便是日本抄袭英国“C&B”牌咖喱粉搞出的“S&B”牌咖喱粉。

日本资产阶级在这一阶段有一个与德国资产阶级明显不同的地方：日本资产阶级相较他们的德国同行有更多从核心国家购买版权的倾向，在早期无版权抄袭阶段结束后，日本资产阶级就开始积极从核心国家直接引进版权和生产许可。而今天的中资，连核心国家的边都还没摸到，就已经在为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大喊大叫且声嘶力竭了——这显然只能是挥刀自宫，断绝自己体系地位上升机会的表现。

通过以上内容想必大家已经理解，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中处于半外围的地位，必然会导致这个国家出产的工业品在设计上“抄袭”行为屡出不穷的历史规律。那么这一规律在今天除了在中资身上适用以外，在别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身上是否也同样适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四、其他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抄袭”行为

我们来看一则新闻。这则新闻的主要内容是一家巴西公司抄袭兰博基尼、法拉利等知名豪车品牌，制造山寨产品以超低价格出售。结果自是不必多说：这家公司的Instagram账号上骂声遍地，最终巴西警方收到举报，查抄了这家公司。

五、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的“模仿经济”

在文章开头我给出了三部视频的链接，这些视频的内容都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其中两部视频讲述的是一家位于

大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了招徕游客，花重金从日本请来建筑师和设计师，在自家公司开发的小区内完美复刻了京都二年坂、三年坂及商业街道街景。甚至，连建筑材料都是从日本京都原装进口的——其还原度就连评论区的日本人民都赞叹不已。

然而结果大家也都猜到了：这种行为让中资的红皮“走光”，跟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对着干；很快这条名叫“盛唐·小京都”的小区商业街吃到了中资政府的“铁拳”——开业仅一周就被迫停业整改，不但去除了商业街原本的日式氛围，连名字也不得不改成更富中资气息的“金石万巷商业街”。然而更幽默的是，仅在这条商业街整改的三年后，日本资产阶级政府便宣布：为了缓解游客数量过多的问题，自2024年4月起游客禁止进入日本京都的艺妓街道，违者将罚款一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63元）。

在看到日本京都开始限制游客流量后，我不禁萌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既然中资企业在国内修日本风情街已经失了面子，又不想拆掉，丢了面子不说还跟自己的钱袋子作对——不如在国内挑块好地方，把京都那几条街道全部完美复制过来，连日本艺妓那一套也派人去学。这样就能把京都消化不掉的游客放到中国消化掉，起码自己的钱袋子不会是瘪的。

而最后一部视频，则是讲述日本女高中生（JK）校服、“洛丽塔”服饰和汉服，在中国年轻小资女性中如何如何受到欢迎。而据我所知，这三种服装除汉服外均由日本传入，且服装存在严重溢价：衣服的质量完全匹配不上它们的价格。生产这三种衣服的厂家可谓是一本万利。而这便是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无数“模仿经济”中存在感比较高的一环：通过模仿日本款式制造服装以实现较常规服装更高额的利润；换言之，模仿甚至抄袭核心国家同类产品款式似乎已是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企业实现暴利的几乎唯一做法，而模仿日本文化制造出来的工业品就更是如此了。

六、模仿核心国家文化也就算了，模仿日本文化简直就是对中资“骑脸”——岂有不被“铁拳”之理？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拥有一套完整的“模仿经济”体系，这其中以文化上的“模仿经济”最为突出：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案例便是苏州因“和服女子事件”而闻名全国的——“淮海街”。

淮海街是1994年10月当地政府为了招徕日本资产阶级投资而开办的一条日式街道，在2010年还曾被中资评为“国家级著名和特色商业街区”（笑死我了家人们）。既然中资开了这个“模仿经济”的先例，就不要怪国内有些人为了流量为了收入，“模仿经济”一办到底——穿和服去淮海街拍照了。结果不去还好，一去这中资的红皮跟民族主义宣传就“兜不住”了，以致模仿日本文化带动经济的做法在全国各地搞得一地鸡毛。

“模仿经济”是最走不得钢丝的：你模仿核心国家文化就做得像一点，不够地道的話游客可是不会付钱的；可是太像又容易招致中资的铁拳，这可怎么办？

三

上海

在开始阅读这篇文章前，请先来看看这部视频：《【emoji】网络精致上流女孩出装攻略》。

实在懒得看也不要紧，不需要画面仅凭文字你也完全能体会到小资产阶级“东施效颦”的恶臭气息：

今天gapday，穿上Lululemon瑜伽裤，戴上Applewatch，搭配Solomon鞋，很chill地citywalk，找一家brunch探店，下午选soe（一豆两喝）的coffee，买一份轻食salad当晚餐，最后再去家bistro小酌一杯，小酌完不用book，直接walk in酒店，真是美好的一次stay vacation，生活是种态度，就是要有这种属于自己的moment。

搭配评论区的置顶评论效果更上一层楼：

等我沪签过了一定要去上海玩利用gap day的时间在上海街头citywalk期待偶遇一个crush，穿着clean fit，拿着ccd一边citywalk一边拍照，去吃个brunch，晚上来个

bistro去酒店staycation，再去武康路戴个apm耳机跟着老外无声dancing啦。

哦对了忘记自我介绍了，我个人留的是狼尾渐变，一般内搭R星t恤，外搭f426拉链帽衫，再叠穿件sta卫衣，然后还要背一匡威红书包，我还爱whoosis和AC鞋子的话我选择复仇风暴跟，手里是丁真联名锐克五代，手机是二手iPhone，玩王者荣耀和原神，耳机里必然少不了姜云升的说唱，这么一整套下来，我会觉得我比较小众。

哈哈，最后感叹一下你的视频好幽默，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不懂这些梗，还是喜欢这个视频的感觉，回国真好一米八的我也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啦，不过我在闸北也只是短暂的待一段时间啦，我还要回黄浦的，毕竟我是黄浦户口。

那么，正篇开始。

上海，这座被中国资产阶级政府称作“东方明珠”的“国际化大都市”——从它的称号开始就透露着一股“模仿经济”的气息，因为早在上海之前，香港就已经荣获了“东方之珠”的美誉（出自罗大佑1986年同名歌曲）。而从“珠”到“明珠”，不仅意味着套用香港的称号给上海有欺世盗名之嫌，而且还内含几分中国资产阶级同核心国家出身的香港资产阶级暗中较劲的意味。

上海是中资政权统治下少有的几个核心地区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74万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多，强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略逊于斯洛文尼亚（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在中国这个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核心地区往往意味着同样处于中资统治之下的

广大外围半外围地区需要以“转移支付”的方式，为其输送剩余价值——有多少对外攫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尚在其次。上海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间的矛盾，同样属于“一国内之核心半外围矛盾”的范畴。

一、上海，从来就不是什么搞“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

上海在软弱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与英帝国主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开始成为通商口岸。1845年英国在上海开设租界，开启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开设租界的浪潮：英法美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开设租界。这些租界无论是在立法、司法还是行政上都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与外国领土基本无异。而时过境迁，这些租界领土早已随着帝国主义的衰落和新中国的成立而被收回——但那些殖民者原先在此建造的各类西式建筑，不仅没有被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改造，成为一个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反而成为了中国小资产阶级追求所谓“异国风情”、“民国风情”的象征，并大受吹捧。而这种利用原先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各色建筑，带动当地旅游观光产业发展的做法，在我看来确实是要比其他地方模仿外国建筑风格搞“人造风景”的“模仿经济”，稍微“高级”一些的——因为上海的这批西式建筑，无一例外都是那些趾高气扬，视中国人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帝国主义“洋大人”们所建，而其他地方建起来的类似样式建筑只能算得上是“邯郸学步”，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异国风情”。

也许是中资政权设立在上海当地的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全中国人民那“朴素情感”所燃起的“灼热火焰”，于是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热衷于打卡拍照留念，在小红书还是抖音什么的小资产阶级彼此间臭味相投的平台上发几条动态，宣扬当地“异国风貌”的地方——多竖了几面五星红旗。

我一时，竟想不出究竟是小资产阶级对外国文化的趋之若鹜显其软弱无力，还是中资政府在这些地方竖起几片用国旗做成的“遮羞布”更显其软弱无力之实了。不过鄙人漫游互联网也有些年头，知道

上海传出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新闻少，小资产阶级闹出的丑事多；但是把前往核心国家时常需要的签证，用在脸上贴金——恐怕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见。

二、“沪签”实则是自认为已“跻身上流社会” 的小资产阶级，极度傲慢的象征

当我第一次听到“沪签”这个词，并在网络上查询其含义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注定是一个对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极具冒犯意味的词汇。因为“沪签”的出现，意味着发明这个词的那些上海小资产阶级不仅在精神上同中国人民完全剥离开来——而且还将上海这座位于中国大陆，历经国民党统治、历史社会主义洗礼跟资本主义复辟的城市，同中国完全分离开来。看似“港独”，实则比“港独”还要恶毒——港独无非是想让自己重归英国这个核心资产阶级“生身父亲”的“关怀之下”，而“沪签”衍生的“沪独”思想则是上海小资产阶级自认为只要同“中国”这个概念“割席”自己就能实现“脱亚入欧”成为和自己心目中的“洋老爷”一样的“人上人”了。可是香港的小资不搞这个，因为去香港是真的要签“证”，也就是“港澳通行证”的。

中国人民早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历史社会主义时期就领教到上海小资产阶级的傲慢，其中以1964年上映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的上海小资产阶级形象最为典型：西装革履，头戴金丝眼镜的小老板面带尖酸地，向一旁刚刚受了飞扬跋扈的美国气军的解放军战士说出“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便是当下无数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内心的真实写照，还真是永不过时。

三、上海能成为中国自由派的“圣地”，要拜一人所赐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原先在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压制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们卷土重来，又开始兴风作浪：他们

一方面动起笔杆子，大书所谓“伤痕文学”对历史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另一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下的所谓“议会民主”大肆吹捧。而处在东部沿海，又有着短暂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上海这座大城市，早在八十年代初就业已成为了自由派的大本营。

据现任中资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同学夏明所言，位于上海的名牌学府复旦大学，自八十年代起便自由派盛行。当时的复旦大学出于中修政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需要，便重点培养被认为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二王”以作抵制。而随着全球范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核心国家集团进一步加强新自由主义的反攻倒算，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力量呈现出一步步增强的态势，并最终于1989年爆发自由派学生运动。

虽然在北京，1989年的这场学运最终以中修政府武力清场而结束，但是在上海情况却截然不同：刚刚卸任上海市市长，后成为中资领导人的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对发生在上海当地的自由派学运采取了相较北京而言“极为温和”的处理方式（温和到能够获得国际资产阶级的“高度评价”）。也正是这一“极为温和”的处理方式，使得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诞生于上海的自由派势力相较其他经济发达的主要城市而言，得以基本保持完整。这一点极其重要，我们会在下文中提到上海如果没有了这份“自由派”的“传承”，恐怕很难在中国的自由派心目中，取得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

四、上海“一人得道”，自由派小资产阶级“鸡犬升天”

随着中资政权最终以“国营企业改革”、“大下岗”的方式，彻底摧毁了历史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遗产后，中国开始积极接受来自以美国为首的核心国家产业转移。而上海作为历史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条件自然得天独厚。随着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上海开始成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中心，其再中国半外围资本

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变得愈发令人只能望其项背——而在这之后，上海的小资产阶级又开始重新拾起来自父辈那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傲慢。

“乡毋宁”，恐怕是来到上海打工的无数无产阶级耳边最常听到的一句上海本地方言。地域歧视就是一个国家内部核心半外围矛盾的最直接体现：“乡毋宁”不仅是上海小资产阶级展现在全中国劳动人民面前来自核心地区的傲慢，更浓缩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帝“霸权中兴”，新自由主义横行无忌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但是很不幸，在这个“社会主义尚未胜利”的年代，全世界人民面对美帝国主义、北约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恐怕就如同来上海打工的无产阶级面对上海人“乡毋宁”的傲慢——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暗作叹息。中国人民对这帮小资产阶级的气，还要再受几十年。

五、上海“今日无事”，可“岁月静好”乎？

应该说，中资政府对上海这个“马五爷”的待遇一直是不错的：连在新冠疫情期间都对这座城市“网开一面”搞起了“鸳鸯锅式封控”，尽管最终难以为继走向全面封控。对比中资政权对华北内陆省份和东北地区采取的种种倒行逆施，中资对上海简直就是个“模范仆人”——不过也不必对中资的这种厚此薄彼之举大行口诛笔伐之事，因为一国之国家机器在一地区的正规化程度之高低，与该地区在一国乃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呈强正相关关系。但是很显然，上海这座同中资一样高度依赖全球化体系才能得以繁荣昌盛的“国际化大都市”，必定是要随着反帝阵营对体系的进一步破坏而显出原形的；届时只能留下那些对全球化还留有怀念的那些“前朝遗老”们，对着曾经新自由主义“繁荣昌盛”的遗像，用着他们骂“乡毋宁”所用的吴侬软语，回忆那个曾经“居于人上”的年代了。

四

反动小资产阶级“精神祖国” 现象的诞生与发展

“精神祖国”这个东西，想必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志们都不陌生：2012年钓鱼岛事件后的“精日”、“哈日”；16年萨德反导系统部署后的“精韩”、“哈韩”；19年香港颜色政变暴乱后的“港英余孽”；22年2月24日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的“乌友”、“班友”、“乌贼”；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行动开始后的“以友”、“鱿鱼”等，无一不说明“精神祖国”现象在中国的反动小资产阶级群体中广泛存在。不过无视这群类人生物用相同方式扣给在思想上同情与支持反帝斗争的进步人士头上的“俄友”、“朝友”、“哈友”等，似乎有失公允。不过在笔者看来，自由派和逆民极右派“张口支闭口腊”，动辄“屠支灭支除支去支”——恐怕还远没有这个资格评论进步人士是否有“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的嫌疑。

说回正题，“精神祖国”作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广泛存在的特色现象，存在坚实无比的意识形态、思想、历史和物质基础：中国自1840年的晚清，至1945年偏安重庆一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从未有过哪怕一场针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完全胜利。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和它的南朝鲜李伪军匪帮的魔爪中，将形势危如累卵的朝鲜劳动党政权及北朝鲜人

民抢救回来，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意义不可谓不平凡。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是一场绝唱，因为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6年毛主席去世，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之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许那时应该叫知识分子），就逐渐在精神上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转效帝国主义为自己的“新祖国”了。

若要说当今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视帝国主义强国为自己的“精神祖国”，倒也还罢——用崇拜强者的“慕强”心态就可准确概括这一行为动机，这也是早年对这一群体“精神祖国”现象所做出的判断。可是“大人，时代变了”，如果今天面对中国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精神祖国”行为的种种与“慕强”不相符合的细节，还保持原先判断不变，那就不免要在认知上变得落后迂腐，重蹈如今“毛派”的覆辙。

那么我就讲讲，今天中国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们的“精神祖国”行为，到底都有哪些不符合“慕强”心理的地方。

哪些国家作为“精神祖国”的可选项是格外不受欢迎的？

苏联和俄罗斯，这两个选项可谓是一如既往地不受欢迎。且不论早年就在中文互联网上流行的，针对“精俄”的“黄俄”蔑称，最近几年，亲帝反共右派联合“左派”，将“黄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精苏”人士，后者还更是发明了“精苏修”一词来指代任何在精神上认可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人，无论他们是认可历史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进步者，还是单纯崇拜作为社会主义强国与世界超级大国的小资产阶级“慕强”者。

日本和南朝鲜，尽管同样是两个极其不受欢迎的“精神祖国”选择，但是相比上面提到的苏联和俄罗斯，日本和南朝鲜只能算“间歇性地不受欢迎”：把日本视作自己的“精神祖国”，也就是“精日”，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面对日之丸旗的“最敬礼”（45度鞠躬），可以看作是“精日”行为在中国的开始。



不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作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之一，“以日为师”尽管是“大大的逆向民族主义”，“良心统统的没有大大的坏了”，却也还符合反动小资产阶级们一贯的“慕强”心理。然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资本主义不仅论体量不及俄罗斯（按购买力评价计算），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都快要被波兰赶上了，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自“泡沫经济”破裂后就可谓一落千丈：1991年日本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84%，换算成“帝国标准”是92%；三十二年以后的2023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68%（顺带一提，波兰是66%）。可是这丝毫不能影响反动小资产阶级“皇国海外孤忠民”们“忠君爱国”的耿耿忠心，要时不时穿一身日式装束（有同志曾对此种服装评价“情趣内衣外穿”），选一个什么“七七”、“八一五”、“九三”、“九一八”那样的“好日子”，在苏州的“日本风情”淮海街、旅顺博物馆，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搞“个体游行”，亦或是跳舞。其中不乏在哔哩哔哩等网站上拥有众多粉丝的“知名人士”，对此我只能说：“衣服是好的，但是让这群反动小资产阶级烂人穿坏了。”

从反动小资产阶级们的“精日”行为中我们不难看出，同一些缺乏深度思考的人士“慕强”心理的判断恰恰相反——今天的日本不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强国地位不再，更远远不及二十世纪上

半叶在旭日旗笼罩下，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横行肆虐的军国主义时期，却丝毫不能妨碍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这个曾经幻想彻底征服，并以侵略屠杀方式付诸实践的国家拥有大量支持者。

至于“精韩”，那就比“精日”更加可笑了，盘踞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大韩民国”伪政权，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前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国：历史上在朝鲜半岛建立的无数政权当中，只有曾虎踞朝鲜半岛北部和今天中国东北，以及俄罗斯远东一部分地区的高句丽，可以称得上是东北亚地区强国。高句丽是朝鲜民族的无数祖先之一，今天的朝鲜劳动党政权依然将“高句丽抗隋”的事迹作为国内“主体思想”的宣传材料。自唐太宗时期唐朝联合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割据政权南北夹击，发兵灭亡高句丽后，自那以后朝鲜半岛从统一新罗开始，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对中国称臣纳贡（两宋时期除外），直到晚清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李氏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废除了同中国的朝贡国关系。随后便是我们熟知的日帝在朝鲜半岛不断渗透——扶植亲日朝奸势力——吞并朝鲜——三十五年殖民统治——南北朝鲜政权先后成立并维持至今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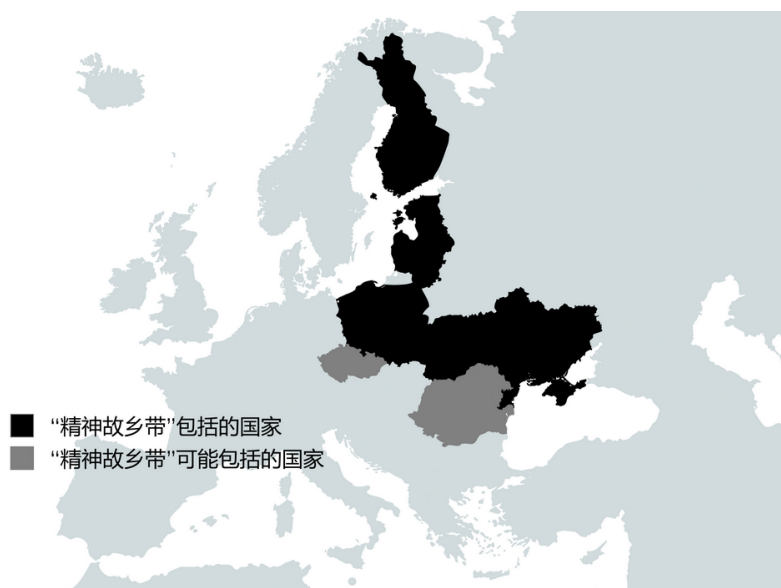
到了“精韩”这里，其实我已经差不多把接下来要讲的内容都描述得差不多了：南朝鲜并不是一个公认的军事大国和军事强国，其原因在于，和中国资产阶级军队一样，南朝鲜伪军严重缺乏任何实战经验。南伪军的情况跟中资军队相比只有唯一一点要好，那就是它还有“北进灭共”，同朝鲜人民军作战，作为证明自己的机会。随着关乎南朝鲜资产阶级生死的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形势变得岌岌可危，其孤注一掷，悍然发动战争冒险的可能性会毫无疑问地逐步增加；而北方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军也摩拳擦掌，准备一雪七十五年前未能把南方伪政权彻底消灭的耻辱，对此我拭目以待。

今天的南朝鲜，充其量只能算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它既没有在历史上真正强大过，也没有像隔壁日本资产阶级那样化身帝国主义大搞侵略扩张的历史，反倒是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扶植，中国资产阶级的积极纳贡，与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保驾护航下，利用南朝鲜人

民作为其廉价劳动力大肆开采所谓“人矿”，这才摇身一变，成了国内反动小资产阶级趋之若鹜的“精神祖国”选项之一。

南朝鲜比起日本在角逐中国反动小资产阶级“精神祖国”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电视剧《第五共和国》的传入，以及2024年《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签署为其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意识形态优势。如果说“精日”还有被反感逆向民族主义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窝里斗”抨击的可能，那么自带“仇朝反朝”属性的“精韩”，就能同时赢得国内“左派”、亲中资建制派、自由派和逆民极右派的好感。也难怪去年6月开始，各路牛鬼蛇神都开始逼真“炮打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抨击16年“朝鲜核问题”期间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做派，以及抨击南朝鲜左派，与南朝鲜右派全面合流。

“精神祖国”的选择，唯物到唯心 ——从“物质基础”到“政治挂帅”



说起意识形态，自从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精神祖国”的“‘军事强国’和‘经济强国’至少要占其一”的要求就被彻底废除了——被“新自由主义政治挂帅”全面取代。众所周知，“慕强”是需要有物质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挂帅”的出现，却让以前根本不可能成为“精神祖国”的国家和政权也可荣升为中国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们的选择。这其中的典型，当属乌克兰的基辅纳粹政权。

乌克兰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自从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就一落千丈。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于1999年上台后压制国内寡头势力，并积极提升国有化经济比重的情况不同，乌克兰自九十年代起就在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在2022年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乌克兰已经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外围国家，而俄罗斯则从九十年代的半外围又恢复了苏联时期的准核心地位（然而苏联并不是资本主义）。可以这么说：乌克兰能够成为中国反动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祖国”，已经刷新了“经济强国”要求的下限；至于“军事强国”，基辅纳粹武装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欧洲第二大军队（第一是俄罗斯），然而一些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把既没有军事实力，又没有经济实力，只剩下脑子里“亲帝反共新自由主义政治挂帅”的波罗的海三国视为自己的精神祖国（在这里点一位嫁到立陶宛去的反动小资女性的名）。这下把“军事强国”的要求也给打破了。至此，中国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在挑选“精神祖国”这一块，已经沦为了不讲任何现实条件，谁亲帝反共的意识形态越激进，越魔怔，它们就会更倾向于选择谁，跟中国的各路“左派”殊途同归。

随着未来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发展，基辅纳粹控制区的范围肯定还会逐渐缩小，基辅纳粹武装的规模也会因帝国主义援助的减少与国内兵源的枯竭而缩水。届时我们将看到中国的反动小资产阶级分子，将沦为断脊之犬的“非军事强国”和“非经济强国”——乌克兰基辅纳粹政权，继续作为它们“精神祖国”，放入只存在于它们

大脑里的“新自由主义神社”里，继续靠意淫来供奉参拜。脱实入虚，心胜于物，彻底走向宗教化乃至邪教化的道路。

五

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 的“总无能狂怒期”

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粉碎帝国主义对哈萨克斯坦发起的颜色政变阴谋后终于下定决心，对盘踞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以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为首，以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积极配合德国纳粹法西斯，在“乌克兰总督辖区”境内大肆镇压群众，并制造了臭名昭著的“沃伦大屠杀”等一系列惨案的走狗斯捷潘·班德拉为精神领袖的基辅纳粹政权展开旨在“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的“特别军事行动”后，面对苏联解体后在全世界横行肆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动秩序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资产阶级惶急失据、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大批乱七八糟、毫无章法的“外交声明”与“立场文件”，妄图蚍蜉撼树，幻想国际局势能够再次恢复至战前的所谓“稳定”状态。

俄罗斯军队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中，通过不断打击中国资产阶级在乌克兰当地投资、建设和收购的各类资产，已经造成了远超马达西奇被基辅纳粹“零元购”再国有化所造成的损失。面对这种纵有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第一的经济体量，与纸面上坐拥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也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改变内政、外交，以及国际政治形势等方面的种种现状的残酷现实，中国资产阶级无论对内对外

都拼命开动宣传机器，以“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的精神，试图营造一种自己领导下的中国，“还是当今领导世界的主要国家”与“世界强国”的群体性幻觉，来掩盖自己的总失败。经由中资中央下发的指示精神点拨，国内的媒体自媒体都纷纷陷入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总疯癫”状态——面对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倾囊相助、倾其所有，动员了几乎一切可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世界军火库中搜刮来了种类繁多，型号不一，先进程度跟保养程度都参差不齐武器装备，也依然无法避免的，史无前例的军事失败，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舆论场上的各路从“左”至右，涵盖了几乎整个政治光谱的各路亲帝反共人士纷纷著书立说，不是扬言“俄罗斯已经战败”，就是“俄罗斯即将战败”，在要么就是“俄罗斯一定会战败”或者“俄罗斯注定会战败”、“俄罗斯必须战败”等等等等等等陈词滥调，要求中国资产阶级尽早与俄罗斯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甚至还主张“出兵远东”，“收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故土”，以免“遭受牵连”。为此，这一派叫嚣为了给新自由主义反动秩序“续命”，哪怕只能“续一秒钟”，不惜要求维持对中国人民残酷无情的996007超高强度非人剥削，向帝国主义“尽忠到最后一个中国人”，搞“十四亿总玉碎”（天皇陛下，万歳！）。面对愈演愈烈的“八小时工作制”呼声，以未明子刘司墨大佐为代表的公开向中国资产阶级投敌变节的“左派”，对于这一问题真是极尽搪塞之能事，一边说“八小时工作制”是自由派设下的“颜色政变”陷阱，一边又提出了自己令人无比眼花缭乱云里雾里的所谓“替代方案”，以最大限度地迷惑群众和最大限度地拖延实行。总而言之“八小时工作制”就是两个字——不！行！这种妖言惑众很是把红色中国网的一些同志们唬得一愣一愣的，好像还真把它拉的那堆书单给当回事了，对此我提出不点名的批评。希望不要逼得我给每一位询问到底是谁的同志私信出处来源链接，或者在公开询问下直接在评论区发出来。

另有一派“人”，尽管出于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愿意捏着鼻子承认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正当合理

性，不过它们依然非常死硬地不肯承认当今世界的俄罗斯军队，是世界唯二拥有大规模正规战经验（另一位便是其对手基辅纳粹武装），并取得辉煌战果的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在这一问题上，它们总是祭出“典中典”级别的话术，先是对基辅纳粹武装的武器装备以及技战术水平极尽贬低之能事，然后“醉翁之意不在酒”，话锋一转——开始贬低俄罗斯军队这种“只能打赢基辅纳粹这种级别对手的能是什么水平的军队”。你若同它们争论，它们转头就把自己背后的中资主子亮出来，什么“信息化”啊“电子化”啊“合成化”啊等，帝国主义灌输的“高大上”理论一股脑的就对你展开“地毯式轰炸”，谈到中资军队的实际战斗力如何就发动“岁月史书”，用历史社会主义时期的辉煌战果来强行给自己贴金。同以上提到的两类反动小布尔乔亚就特别军事行动的问题展开辩论，其结果只有两个：你要么“认输”，要么就在讨论与辩论变成来自对方的单方面谩骂和人身攻击后被拉黑，或者被踢出群聊（这种情况下群内封杀和禁言跟踢出群聊无异）。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除了红色中国网外，我所在和曾在的聊天群组没有一个是例外。它们就是要告诉你俄罗斯要么是“输”，要么就是“赢得不好看”，就这么简单。

2022年2月24日这一天，我将其明确定义为中国资产阶级“总无能狂怒期”的开始，自那以后看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就仿佛进到了——一所伪装成国家的精神病院——除了被新自由主义折磨出精神疾病的广大劳动人民以外，就是带头的那几亿歇斯底里的中国资产阶级，以及它们同样甚至还要更加歇斯底里的拥趸们，还有它们的怪叫声。

2022年8月初的盛夏，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大获全胜，已经让中国资产阶级和支持者们有些精神疯疯癫癫了，这一时期的它们只能和国内亲帝反共的小布尔乔亚们一起讥讽俄罗斯的所谓“失败”，很是嚣张了一段时间，直到2023年6月基辅纳粹号称“七天饮马亚速海”的迫真“大反攻”，一头撞上了东南乌克兰扎波罗热的“铜墙铁壁”，

留下了这张西德豹2主战坦克同美帝M2布莱德利一起被抛弃在雷场上的“世界名画”：



也许是北约帝国主义亲训的“纳粹精锐”尽损于东南乌克兰的千里沃野，重创了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心态，连一向最死硬的亲帝反共和民族主义分子也不得不变换口风承认，这是俄罗斯军队的一次“不那么体面的”胜利，帝国主义媒体硬是又压了半年才公开报道基辅纳粹的此轮反攻“不尽如人意”，除了“装甲尼禄”刘希大佐这种还在吹嘘什么“托克马克大捷”的货色。自那以后中国资产阶级跟它支持者们就变成了如今日本喝粉色罐装“魔爪”功能饮料的“地雷妹”一样的精神状态：

作为一个国家，自残：在同年11月现任中资领导人访问美国，听据传连排便都无法自主控制的老年痴呆登复读机，次月便宣布给予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六国实施单方面免签证待遇（马来西亚直到今年四月中才变为互免签证）；三个半月后的2024年3月14日扩大至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同年7月1日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波兰（俄罗斯：什么情况？）；10月15日葡萄牙、希腊、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亚；11月8

日斯洛伐克、挪威、芬兰、丹麦、冰岛、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韩国（朝鲜：什么情况，白头山的另一边全是南伪“国家情报院”的特务是吧？）；11月30日日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北马其顿、马耳他、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今年6月1号起又要增加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乌拉圭。更有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可结与国欢心。

非常非常——非常搞笑的是，中文互联网上的自由派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单方面免签一事，居然比国内民族主义分子更加绷不住。还出现了“巴西牛排”这种形容中国性资源极其廉价，且带有明确侮辱性质的蔑称，而且没有怎么当回事。这是日本的“歌舞伎町”还是别的什么东南亚国家的“红灯区”吗？一个大国，哪怕是中国这种半外围资本主义“逼真”大国，在这种“地雷妹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指导下，无节制无下限的自残，自取其辱，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把中国资产阶级比作妓女、婊子、娼妓、鸡婆还是“一楼一（凤）”，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地雷女”精神病发作的症状了。今年，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命令宣传机器一天三班倒，也不讲别的，就讲“稳定”，稳定……单求一个“稳定”也就算了，少说两句没人把你中资当哑巴。

可是呢它中资是个爱乱说的，而且精神肉眼可见地不稳定了，半个月不到放出一大堆奇谈怪论：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外长就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表示：“期待所有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都能适时参与到和谈的进程中来”。实际上是幻想自己能够作为一个逼真“大国”参与到特别军事行动的谈判中来分一杯羹，再不济也要把欧洲资产阶级推进去当搅屎棍；一周后的G20外长峰会上就软了，不敢再乱说了。

最后我们来讲讲近期都发生了些什么：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对于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舆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次重大打击。如果说

在他上一次当选的时候国内各路媒体自媒体喉舌中还尚有一丝理性的话，那么这次就是彻头彻尾地走向了疯疯癫癫：先是发明出什么跟“入关学”一样狗屁不通的“日耳蛮赢学”来嘲讽特朗普，那叫一个喷得口吐白沫。4月初，中国资产阶级中央更是在同各路反动小布尔乔亚分子完全一致的“新自由主义挂帅”下，举行了所谓的“周边工作会议”。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空前溃败中，强作镇定地发表了一篇失魂落魄，且毫无章法可言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内容，除了自夸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地大物博”，“怀古伤今”以外，更是做出了在我看来堪称“国家级妄想症”的“惊世论断”，在这里我把这句话贴出来：

……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

这么说吧：哪怕是一个吸了毒的人，也只会幻想有人要来害自己。是否可以用瘾君子跳楼前觉得自己会飞的幻觉来类比这一现象，我欢迎讨论。月底中国资产阶级又通过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未曾公然推出的所谓《民营经济促进法》。

5月份更是个中国资产阶级回旋镖吃到饱的日子：前脚肆无忌惮地贬低俄罗斯军事胜利的含金量，后脚就把只击落5架战斗机，而且还是印度这种第三世界外围国家的战斗机的，同为第三世界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巴基斯坦资产阶级空军，吹成“世界一流空军”，还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问近半个世纪未曾有实战经验的中国资产阶级空军“该是几流”，最近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强国派”的“国师”之一沈逸，又在“八方论谈”上大放厥词，说什么“其实现在中美之间在中东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又一次幻想美帝国主义“开恩”，给自己“合法”插手中东地缘政治事务的表现机会……

文章的最后，我觉得，这种面对自己完全不具备任何，包括可能的和潜在的，改变内政外交与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等各方面现状的

能力这一残酷现实后，陷入“总无能狂怒期”，整日像个泼妇一样对美国华盛顿白宫里坐着的特朗普，还有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坐着的普京骂街，却又害怕自己试图改变现状会导致这两位联合起来做些什么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还幻想自己能够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分一杯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开启大喇叭喊：

新自由主义，已经结束嘞！